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 第十回 大修齋刀兵加頸 小完聚燈火談心

詞曰：異端猖獗後，歎教處其三，正邪雜糅。無知愚俗紛求福，一任奸徒哄誘。堪嗟文士，也感溺公然助紂；自道好守寂談空，浪說禪機參透。佛理似是實非，看無父無君，便同禽獸。根源已繆，人何必捨命、爭趨糞臭？都因自疚，反認做他能解救。卻不思仁義存心，自邀天佑。——右調《玉燭新》

話說張逢斬李可教，進兵搜山，把那些黨羽剿滅已盡，擱過不題。且說馬述遠約定那日打城，至期便整點人馬，共計一千三百，同了六個頭目，披掛完備，喊殺進城。天黎明時，已把邳州四城圍住。

城中劉知州與李守備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。你道這劉知州是何出身？原來是乙未科進士，名希聖，心性的迂拙處，希詭異常，真是天地間少有的。少年做秀才時，曾做先生，教人家子弟。那學生們受他拘束，原是該的，但他立法教人，出人意表，大異於常人情性，學生受他磨折，苦不可言。即如偶然走了一步快路，便大聲叫將來，罵道：「狗骨頭！步須端方，怎麼不循規矩，卻是這般亂走？」便自己走了兩步，叫學生也依他樣子。因而弄得滿書館學生子，都變做陳仲子的模樣，一擺一擺的，惹人笑話。眾人一見這般走路的，便曉得是劉秀才的學生。有等學生走出街坊，受人恥笑不過，回來向先生說道：「我依先生的走法，出去便被人恥笑談論，必有不妙處，請先生再教一走樣。」劉希聖拍腿道：「吁嗟！是所以正『道之不行』也。」乃責罵學生道：「汝不依先生之正道，乃恥市井之笑談。彼市井之小人也，不知聖賢之學，所以見行正道者反以為異。汝從事先生久矣，而志氣未定，其欲入道可乎？」便拿著棒要打。又復縮住道：「先生扑作教刑，不過勉人之恥心已耳，彼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』，我若將此重棒責之，豈不至傷其肌膚而使彼貽憂日後耶？古人有『蒲鞭示辱』，則可矣。」遂令書童取蒲作鞭。欲鞭背，乃思五臟附於背，不可鞭；欲鞭腿，則近於罪人受杖之刑，非所以作養斯文體面；輾轉思量，乃立鞭頭之法：凡學生有過，遂將蒲鞭鞭頭。一日遠行遇雨，自付道：「寧可濕衣，不可亂步。」用兩手摳衣，一擺一踱，大雨之中，偏不向人家簷下躲避，任他淋淋漓漓，衣服巾帽一總黏緊身上，就如落湯雞一般。眾人曉得是劉癡子，群聚笑說，他低昂自若。遇這兩後，生起傷寒病來，醫生道：「邪熱未清，不可飲食。」劉希聖大罵道：「狗屁！夫飲食所以養生，豈可絕之以自苦耶？」偏要吃飯，家人勸阻不省。吃了飯時，果然又病起來。幸有頑福在後，得以不死，方悔悟醫生說話不差，乃嗟歎道：「夫食猶水也，水可以載舟，可以覆舟；食可以養生，可以傷生，今而後知食非佳物也。」平昔食量最大，病後只吃已前一小半，令學生們也要減食；又恐其父母不從，一總令各家送飯到書館中來，親自監看，斟酌多寡。有等食量大的，被他監住，不得如量，都餓得七死八活。

說話的且住，既有這等劉呆子，為何人家還將子弟從他？只因這劉呆子八股裡邊最精，習學業的除了八股，別無進身之術，所以人家情願將子弟從他。這劉呆子迂拙處只此幾節，已可見其大概。其餘待家中妻子、弟姪、家人，以及外邊鄰里、鄉黨、朋友的奇詭異樣，不近人情處，不可勝紀，此處不便煩絮。選知州後，審問事情，更有大奇、大可笑、大可痛恨事，不一而足。

一日偶見佛書，忽然驚異道：「佛教超脫空虛，不為造化所縛，即君子能自造命之說。我今功名既成，便當皈依佛教，脫離生死。」遂於衙署後供起佛像來，朝夕焚拜。又見《法華經》內「普門品」有許多念彼觀音力的好處，乃於佛像之旁塑一觀音像，早晚堂略理事務，便退入衙中念佛。時常木魚鐘磬之音，朗念贊頌之聲，自內傲外，百姓皆知為劉知州修行也。

再說這李守備，你道是何等樣人，可比這劉知州好些？卻原來正是一對。原出身貢生，名字單叫一個李丕。曾做到杭州府通判，貪鄙異常，被進士官府做個戲具，後被巡按糾參革職；又去京中做些手腳，選了蘇州府吳縣縣丞；又因貪，降了典史，准准做了半年，又為盜案革職。復入京中謀幹，那部裡營乾的人見他是個小前程，又不肯十分出錢，甚是惹厭他，不來招攬。爭奈這李丕日逐去求告歪纏，那部裡人道：「你這般樣做官不起，文官是謀不來了，武官或者去做一個。」李丕道：「不管什麼，只要官做，就是武官也罷。」那人便引去兵部裡謀幹，援引上那一條例，便謀得了邳州守備。你道一個典史官怎便謀補到守備？原來此時承平日久，看得武官甚輕；又道他們是武弁蠢夫；又道是武官雖至一品，抵不過文官二三品，以此相輕。卻不道：

仕宦無過武與文，和衷才見不忘君。

文誠重武韜鈴業，武自推文翰墨勛。

武官若無過失便罷，若有一些兒差池，那些文官便如群鷹搏一雀你也揭他，我也揭他，你又道他不好，我又道他不好，那做武官的真是口眾我寡，無從置喙。旁觀或為之不平，他自念勢不相敵，只好由他文官播弄。你道武官為怎麼便受這般苦？只因文官由科目出身，都有同年故舊、師生世誼許多照應。同年中第一個是狀元，便入翰林，就要入閣的；其餘也有在六部的，也有在科道的，也有在外做撫按的，也有做司道，深相固結，就似骨肉一般。那座師之類，又都是些在朝大臣，又道是我手裡中拔的，便加一分看顧。若一人有事，同年老師等群起幫助，決不至黜敗的日子。倘有個鐵錚錚的正經官府，不管他的同年老師居顯要，只論品行，不論聲氣，把這些不好的官兒參處，他的同年世誼中早來庇護了。所以做官府的都道：「仕途窄狹，有處相會，姑徇些情面罷。」但此等俱係趨勢利的時務人，卻也怪他不得。

若說武官，雖一般也有舉人、進士出身的，然而實是無權。頭一個是武狀元，狠氣做一個河漕、三邊、兩廣的中軍，實授一個游擊；進士只做个守備；舉人只做个千總。在任上也略有些體面，若不做官時，文秀才便要傲慢他，動不動叫他「不是正途出身，算不得什麼的」。一班沒節氣的武進士舉人，方將做方的幫閒，湊他寡趣還愁依附不上，怎敢得罪分毫？況且同年出來，都是這些小武官，便受司道府廳管束；還有等輕薄上司官府，偏偏尋事，拿來捆打，出你的丑。極頂做到總兵，就像文官入了閣了，卻又受撫按節制；況且天下有得幾個總兵？能有幾個做到總兵地位？那做武場的座師房師，就像害羞的，絕口不談；若有人稱賀他，他便道：「這是朝廷點定的，與我何干？」竟像武氣沾了他，連他都沒體面的光景。

還有一等，自己不是文進士、文舉人秀才名色，也要輕薄武科甲。若有人說話間或提起某人也是武進士、武舉人，這人便道：「哦，他算得什麼！」我不知這等人的心肝如何生的！若索性自己是個文進士舉人，去輕薄那武的，也還有一說；今既是個白衣，偏要去文武中分個輕重，見了文武出身的，偏要分個恭踞，真正惹厭之極。這班惹厭人，若見文進士、舉人交通地方官詐人，說是過付，這班人便替他遮掩道：「有了前程，自然要交遊，自然要尊貴，就替人官府中說事，得幾個恩錢，也不為過。」若詐人十分惡薄，事跡敗露到出丑的地位，這班人替他遮掩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自己有前程的人，出去做官時，那怕沒有錢賺？何苦貪著小利，做這等事，不自愛惜斯文體面！」然而這等話還是左袒他的。倘若武進士、舉人略有些兒與地方官來往，或於眾人中也下一腳，分些東道，這班人便道：「何物也者，也要與官府來往，也要想裝幌子，也要想出頭出尖去詐人！」倘若敗露時，這班人就像拾著了金珠寶貝的光景，歡喜不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何物也者，卻去詐人，今日天理昭彰，露出馬腳來了！平昔惹厭不過，今日且去受受累兒。」若文進士、舉人做身做分，輕欺親戚朋友、鄰里鄉黨，這班人便道：「他是這般貴顯了，也是該的。」甚至有等刻薄放肆、奸貪凶厲，及迂腐酸呆、固執乖戾諸般不近人情之事，這班人便道：「他是讀書人，是這般性子的。」倘若武進士、舉人略有些兒做身分，便極口罵他道：「何物也者，也要大搖大擺，若到文的裡面不知擠向那裡！」弄得這班武的進又不得，退又不得，方將求眾人歡心之不暇，那敢還做不近人情之事？總之文的如在九天，武的如在九淵，正不知歷來治國以文武取士，為何單恨武的？若是這般可恨，請你竟上一道本章，把武的名色盡行除去，便消了你等之恨了。但是這班人俱係矮人觀場，隨聲附和，概不足責。

做武官的，由科目者少，只因他弓馬不精；由行伍出身的多，因他是刀槍上搏來的富貴。若是由科目的，肚裡也還通曉，不至受文官笑談；若是由行伍的，連到字也不識，曉得什麼文理？這班輕薄官府，便把來做件取笑的傢伙，扮他鬼臉，健自己脾胃，弄

得來好沒趣。倘若被參處了，審問時，叫他曉得什麼分辯？直性子的人，直頭話兒說了兩句，不曉得該說不該說，委婉不委婉。這班文官便吹毛求疵，將他的話摟他的短處，又加他的罪名；文官做慣八股，有弄筆頭的手段，增減一字便有褒貶在裡頭，所以能花言巧語，文過飾非，拗曲作直，以非為是。這班武官苦惱，曉得怎麼來？真是天地間大不平事。所以做武官的常有一句話，佩服在心，你道恁話？道是：「武官出不得文官手。」蓋為此也。

歷代皆由征誅而得天下，初定時，也還文武並重；到後來承平了，道武官沒用處，空費錢糧，今日議裁，明日議削；原有節制者更加嚴切，未經節制者屬於某官，所以弄得武官漸漸縮小，欲大不能。當時因承平日久，武官總不成體面，典史便可與都司相抗。這李丕補個守備還算平平升補，他出身是貢生，那裡曉得武職裡面事？又不會射箭，又不會兵器，生性最貪，今做了武官，無處有錢賺，方懊悔不該做他，卻也遲了。便搜求千百總，要他節禮壽禮，千百總名下空糧，各兵名下扣除月銀，一總自己吃在肚裡。放一關糧，還要分外扣克。武官沒事管，甚至是清閒。李丕卻有一件事做，你道是什麼？原來他最佞佛，閒了便跪倒佛前，敲著木魚，高聲朗誦。自幼兒便佞佛起，直到而今。這守備衙署與知州衙署，只隔得一條路，劉知府向輕欺武官，不禮貌他，若有公弄事，或歲正月朔相見，其餘你為你，我為我，絕不交接。只因這李丕是貢生出身，又兼佞佛，投其所好，便道是「會中人」，遂至深相結納。劉知州又於朔望日，喚幾個僧人在堂上拜佛唸經，邀李守備一同做佛會。前後設著兩單，劉、李在前一單，僧人在後一單。劉、李二人也都敲打磬兒鉦兒，也跟著僧人手敲口誦。吏書皂快及百姓見了，個個替他羞恥。他二人恬不為怪。一逢朔望，便在堂上鬧了，家中妻子勸他不消如此，他愈覺要做得勤些，一月之內要做十日。吃的叫做什麼「准提齋」，逢吃齋日便做。

這日見土賊圍了城池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二人聚在守備衙署中，下牢實商議軍機重情。劉希聖道：「賊之此來，是窺我城中之兵虛也。李老爺知兵有年矣，平居講武，當存安不忘危之慮，今戎馬在郊，李老爺自有成算，當以何法御之耶？」李丕戰抖道：

「弟出身履歷，劉老爺自知其詳。整飭兵丁，不使暴橫生事，在弟治之，則綽有餘能；若與敵人對壘，斬將奪旗，則非某所敢為也。且去傳千百總到來，以此任責之，或有一得之慮。」劉知州仰面搖首道：「發號布令，全在主將操權，事不旁撓；又是行軍秘術，李老爺不自操縱，而欲藉千百總微弁之謀，豈有是理乎？豈有是理乎？」李丕被劉知州阻住商議，議不出計策，好生發苦。

只見報說苗千總同薛州判來見，大家相見坐下。苗千總向李守備道：「方才卑職吩咐兵丁四門把守，上城看賊兵四下圍住，竭力攻打，勢甚兇猛，老爺作何計較？」李守備打顫道：「便是作何計較？」苗千總見這班人不知天東地西，好生氣他不過，爭奈是大家干係，又不得不說，便道：「如今有兩般計較：一是戰，一是守。若戰，便該出去廝殺；若守，可令人往鄰縣請兵相助，好裡應外合，夾攻破他。本城中兵卒，也要州庫裡支糧給發，好等他出力守城。但在城兵丁不滿三百，守把不來，劉老爺可派撥民夫上城協守。這也是一個算計……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劉知州舉起兩手，如蟹舉螯相似，大怒喝道：「你既懷這般算計，方才走來就該直談，為何故意設難先問？把這樣啞謎兒卻與誰猜？你既為武弁，或戰或守，是你等職分之所當為，便宜踴躍從事，怎麼反欲令百姓守城，這是何意？放肆極矣！可惡！可惡！」苗千總氣得目瞪口呆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欲要再分辯幾句，只見劉知州立起身來「搯」

「哇」連聲，兩手如螳螂腳，趕來打苗千總；苗千總不敢抗拒，只得走了出去。

薛州判係吏員出身，也是直性子，見劉知州這般呆氣，說話不著腔，肚裡一股氣按捺不住，便道：「堂翁不消發急。苗千總方才又不曾得罪，不過是大家計議的話，為何待他這等不堪？堂翁昔只是唸經拜懺，做那無益之事，把正事毫不經心。今日賊兵臨城，就該召集眾官商議戰守之策，還要採集眾議，擇善而從；堂翁計不出此，反叱罵苗千總，塞進言之路。依堂翁這般主見，只是袖手旁觀的局面，難道這邳州到是苗千總的干係麼？他要百姓守城，也為兵少原故，也沒有什麼不好念頭，何至打罵地位，成何官體！成何局面！」劉知州聽了，氣倒在椅子上，大罵道：「好放肆奴才！你不過是胥吏出身，我本州抬舉你，你今日便敢挺觸堂堂進士的堂官，毫不存些規矩。你那知道我不經心正事？怎麼樣袖手旁觀？這般放肆，本州立刻參處你！左右的，把他打出去！」薛州判也大怒，立起身來罵道：「你這班無用進士，朝廷空與印官你做，真是屍位素餐，人已是入墓的了，還敢罵人！」拂袖而出，與苗千總大家好氣。然地方是大家干係，只得忍著不平，去四門守把不表。

且說劉知州當下氣個不了，李守備戰戰兢兢，著實解勸。劉知州遷怒立在旁邊的衙役，叫他們不曾救護得本官，每人重責三十板，稍得氣平。乃向李守備道：「方才薛州判奴才叫我正事毫不經心，又道袖手旁觀，我今有一妙算在此，卻偏不要與他們說。」李守備喜道：「劉老爺有何妙算？」劉知州道：「《觀音經》上雲：『念彼觀音力，盜賊自消滅；念彼觀音力，刀兵盡斷壞。』我今堂中鋪設法壇，令僧人來大家拜觀音懺，志心皈命，自然賊兵不日消滅了。」李守備拊掌道：「劉老爺好妙算。」疾忙就做，連夜在堂上鋪設道場，僧人們十分興頭，大家高聲朗誦。劉知州主壇敲磬，李守備悅眾打魚。正是：

呆子官員真呆殺，急來便去抱佛腳。

古時曾有這般人，閉戶修齋王欽若。

薛州判等見這兩個癡呆子又是這般做作，到因平昔見慣了，也不十分在意。

馬述遠在外狠命攻打，鄰縣聞得盜賊四起，唯恐復有竊發，只好自家守護，不敢出兵救援。又因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俱生懼怯之心。馬述遠曉得城中兵微糧少，便令朱海攻東門，李武攻西門，吳有功攻南門，自與王五倫攻北門。又令田慕承、周晉統兵三百，紮寨圪橋之北，一則拒北援之兵，一則為犄角之勢。一連攻打三日，城中驚惶無措。百姓們平日恨知州癡呆貪惡，作事不近人情，懷怨已久；兵丁們恨李守備克減軍糧，莫不得他壞事，總無心守把。有一班無賴百姓，從不懂天理王法的，亦派在城看守，他們恐城破遭殃，反空出一路，讓賊登城，冀圖免死。豈知黑夜，早已混殺在內。苗千總亦巷戰身亡，薛州判逃避去了。

早有衙役報知劉知州與李守備。時二人正同著眾僧百般高興，在那裡做夜功課。一聞此信，眾僧人搬下鼓鉦傢伙，一哄奔散。李守備也丟了木魚要跑，被劉知州一把扯住道：「不須跑躲，我有一計在此：賊兵一來，我與你料跑不去，若死，徒死無益，不如此且詐降他，等他認真了，然後私下逃往鄰縣，借兵恢復。既可保全性命，又不喪失封疆。此計如何？」李守備戰抖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就是這般罷。」

二人正待迎出來，早見賊兵打進州衙，為頭一騎盔甲鮮明，隨後一騎金袍燦爛，火把照耀如同白日。為頭一騎便喝道：「眾孩子，把那兩個官兒拿了！」眾嘍囉蜂擁上前，不由分說，一索綁翻。不移時，階下堂上擠得滿滿的，都是賊兵。把些佛像經桌鼓架之類，一總打去。馬述遠坐在堂廚裡，叫：「帶過兩個官兒來。」眾嘍囉押二人當面跪下，馬述遠喝道：「你是什麼官？」二人齊應道：「知州劉希聖，守備李丕，叩見大王，情願投降。」馬述遠大喝一聲道：「我在山寨中便知你二人一味癡呆貪酷，略不以正事在心，專去修齋念佛，做那無益之事，致萬民唾罵，百姓流離。今我統兵臨城，既不出來殺一兩陣，又不早早納款，直打破城池，無處逃避，卻把假話哄我投降。我大王豈是被你哄的！朝廷白白與官你們做，卻做得怎麼事來！我要留你這蠢國害民之賊何用？左右，速行斬首！」劊子吶聲喊，牽將出去。須臾，獻首階下。馬述遠出令安民，將二官妻妾子女，好的自用，其餘發與眾人。可笑劉、李如此佞佛修齋，指望盜賊自消滅，刀兵盡斷壞，卻落得身首異處，妻子遭淫，不知臨死亦有悔心否？正是：

梁武捨身同泰寺，後來餓死在台城；

幾聲賀賀已無救，不見慈悲佛力宏。

話說馬述遠既破下邳，四方盜賊響應。乃分兵五百，令李武、朱海統領攻，鄒縣；又令吳有功、王五倫統兵五百，攻嶧縣；令田慕承、周晉守邳州；自統大軍，為兩路救應。李武、朱海圍了鄒縣，盡力打破，官府或逃或死，城中鬧個沸反。朱、李二人入城安民畢，馬述遠大軍也到。便令朱海統本部人馬前往嶧縣，助吳有功、王五倫。不數日，又報破了嶧縣，馬述遠不勝大喜。是時下了三處，聲勢大振。又收賊將四員，乃是胡恩、曹明、仲大德、趙茂。馬述遠便令趙茂守邳州，調回田慕承、周晉，軍前聽用。令王五倫守鄒縣，李武守嶧縣。分撥已定，便思：「起兵以來，半月之間，三城隨下，不趁此時乘勢殺去，更待何日？」乃令周晉做元帥，胡恩為前鋒，統領本部一千人馬，前攻宿遷；自己統領朱海、吳有功、田慕承、曹明、仲大德五員大將，點兵一千五百，望

濟寧殺來。浩浩蕩蕩，不則一日，已到濟寧。城中已有準備，馬述遠乃令朱海攻東門，田慕承攻西門，吳有功攻南門，自同曹明、仲大德攻北門。按下一邊。

且說石珮珩與魏義二人逃出揚州境界，便望京中進發。一路上曉行夜宿，急急趨程。魏義在路上問及吳探花家的消息，石珮珩便將吳探花父子俱已喪過，凌駕山姑母亦經身故的始末述了一遍。魏義聽了，亦覺感傷，乃道：「如今家事如何了？」石珮珩道：「如今家事也還撐持得來，當家的是吳探花孫子，世事盡能擋礪。見了你相公書信，曉得母舅與舅母亡過，也著實悲痛；有一封回書，在韉馬子裡。」魏義道：「流氓作亂，那方曾被害否？」石珮珩道：「我曾問來，大虧了地方官調護，又虧了按察司李某人賊中招撫，方得平靖了。吳家未經受害。」魏義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也是那方合地的福了。」石珮珩又把仙霞嶺誅盜成親之事敘說了一遍，魏義大喜道：「怪不道石相公去了許久，原來有此好事。但是稍嫌路遠，將來來往，覺得費事些。」石珮珩道：「他家曾對我說，要去接他來揚州住，倒也湊我的便。」魏義道：「裘家既等著石相公去接他，今卻又往京中，好也耽延多日，卻不誤了他家的事，累他懸望，如何是好？」石珮珩道：「我且往京中會見你家主人，然後轉來接他未遲。」魏義口中不說，心上好生感激。

夜住曉行，不則一日，行到濟寧界上。一路來已聞得山賊竊發消息，今又聽得有賊兵圍了濟寧，魏義道：「如今賊兵阻路，設使遇著不便，還是住下，還是從別路過去？」石珮珩道：「到那廂看光景，再作計較。」迤邐行來，離城約有三十多里，只見前面男女紛紛逃竄。石珮珩道：「魏義你看，光景不好，莫非是賊兵殺來？我且與你退下去。」魏義道：「正是，疾忙走罷。」魏義步行在前，石珮珩騎馬在後，走不得百步，只見西北角上塵頭人起，逃竄的人，一篷風望著東南角上跑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見一隊軍馬，如風滾至。可憐逃竄的百姓，老老小小，男男女女，衝得四分五落，叫叫喊喊，哭哭啼啼。但見：

人人忙亂，個個奔逃；金珠懷袖，細軟打包。搶前豈顧幼小，挨倒誰扶二毛？父攜子，兄攜弟，老弱牽連，只愁腳慢；姑隨嫂，婦隨夫，女人沾滯，甚是心焦。中途共擠，兩地兩拋。急走含啼，那念你弓鞋纖小；忙趨帶跌，誰管你大哭號啕。但願那塵消煙散，鼓角遙遙；顧恁的河邊港畔，水勢湍湍。一隙可投，便是我祖宗保佑；三生不幸，卻與他兵馬相遭。事急且相隨，仇怨僧尼做伴時，即如親戚；心忙不擇路，巒林川澤無軍處，便是雲霄。任你是高官顯爵，富室豪家，到此時也難做勢；任你是綺閣蘭閨，紅顏翠袖，這地位何處藏嬌。婦人髻散墮釵鈿，誰拾翠羽？男子魂飛駭風鶴，如聞夜刁。我與你，太平時，坐享安樂；想古來，亂離日，何等悲慘。所以仙家不肯留塵世，一片白雲海外高。

卻說魏義二人被軍兵趕來，倉皇之中，只顧了腳底，跑了一程，聽得背後喊殺聲遠了，回頭卻不見了石珮珩。心中發急，舉頭四望，那裡見個影兒？便在那逃難百姓的隊中前後喊叫。看看那逃竄的男女走得盡了，只見石珮珩的人影馬影，心上好生焦躁。日又西沉，躊躇不決，欲要前去，又見盤纏都在石珮珩馬上纏袋裡，自己身邊止有零用一百多錢，一路如何過活？欲要住在此處尋石珮珩，卻不知他在何處？又恐他竟往京中去了，我便在此抓尋無益。盤桓一回，只見天色漸漸夜來，心口商量：「我今且決計望京中前進，尋覓相公。將此錢將就過了兩天，若無盤費，只得沿途求乞，也說不得了。」便拽開步前行。

到一莊家，買一頓飯吃飽。時值仲夏，夜行也不寒冷，且兼原無行李，便乘著星光，一夜急走。幸喜盤過了濟寧城界，到天色黎明，身子困倦，權借一人家簷下暫歇。清早時候醒來，又買一頓飯吃了。走到兗州府界上，聞得也有賊兵圍城，便於村落中半行半伏。看看走到日色西斜，肚裡又漸漸饑餓，欲要再買飯吃，摸身邊止得四五文錢，濟不得事。想道：「我魏義生長五十餘歲，不料今日在山東路上討飯。」想到此處，一陣心酸弔淚。然到此際，也無可奈何。

四下一望，見西北上有一個村莊，樹木稠密，卻也熱鬧。便走向前來。到一柳樹下，見一個老人家在那裡取涼，便向前叫聲：「老爹。」那老人家回頭一看，魏義即作一揖道：「小可是往京中探親戚的，只因作昨日在濟寧遇了亂軍，同伴失散，身無盤費，只得向老爹求告些粥飯，望老爹濟困扶危則個。」說罷，只見那老人家開言道：「你既然是遇難的，我須做些方便。你且在此等著，我拿飯來你吃。」魏義不勝大喜，真個立在柳樹下不動。只見老人家進一個牆門走了。不多時，有一個小廝，拿了一大碗飯、一小碟搯菜，從牆門裡出來，對著魏義道：「是你要飯吃哩？」魏義應了一聲，忙向前接了，便在沿石上坐地了吃，不一刻吃完。只見那老的背叉著手，慢慢的走出來，見魏義吃得快，便向小廝道：「你進去再取碗飯，這人餓極了。」小廝接著碗去。魏義正愁一碗不能充饑，聽說再取，喜個不了，起身作揖相謝道：「難得老爹恁般好心，老爹姓名，伏乞相示，待小可進京轉來，定到尊府報謝。」那老的道：「你莫多禮，我褚老漢從來行些方便，豈圖你的報謝。且問你是那裡人？進京有何公幹？」魏義道：「小可姓魏，南直揚州人氏。因進京尋一親識，故此從貴府經過。」那老的道：「你也是揚州人？」只見小廝又拿飯來，魏義接飯吃畢，正欲謝別，那老的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雖與同伴衝散，你的行李卻在何處？」魏義道：「小可一家，有兩人同行的，還有一個牲口，行李都在一處。」那老的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今身無行李，又無盤費，又兼逗著我這個窮鄉僻壤，轉眼天又夜了，還到何方去住？不如就在我這裡宿了，明日走罷。」魏義聽得，不勝大喜，早籟籟的拋下兩點感激淚來，乃道：「既承賜食，又來攪擾尊府，真是感恩不盡！」

此時天色真個黑了，便隨著老的進了牆門。到起坐下，魏義道：「蒙老爹施恩照拂，敢問老爹貴號！」那老的道：「我叫做褚守拙。」便叫魏義坐了，進去取出燈來。

你道此老是誰？自古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原來就是褚愚。這時候凌駕山睡在廂房裡，褚愚放下燈，便到廂房裡叫醒凌駕山，道：「相公，有一個揚州人進京去的，在濟寧分散了同伴，在此討飯吃。我見天色黑了，留他宿歇。相公可肯同他吃頓晚飯麼？」凌駕山道：「總在客邊，又是我們同鄉，有何不可？」褚愚道：「方才我見他是個揚州人，有意要留他來住，相公若要知家中消息，或者問這人有些曉得，也不可。」凌駕山一想道：「不可。我出門是避禍，設使那人走了信息，丁家知我下落，萬一追風捕影，如何是好？」褚愚道：「哦，我早忘了這一段原委。如今這人在起坐下，相公且去瞧一瞧看，若相會時，相公只說不是姓凌，我也自會隨機應變，且看如何。」凌駕山便真個走到起坐下，隱門邊來瞧。不瞧猶可，一瞧時，正是：

家鄉離別一身孤，愁絕無由有便書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當下凌駕山在隱門邊向燈下看那人，卻便是家人魏義。心下驚喜交集，慌忙趕出來，叫道：「魏義！你何由到得這裡？」這邊魏義睜眼一看，卻見是主人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相公！」忙跪下道：「小人幾不能見相公金面！」便放聲痛哭。凌駕山亦揮淚不止。褚愚知是他主僕相會，著實歡喜，自不必說。凌駕山扶起魏義，魏義帶哭道：「相公怎地卻在這裡？湘煙怎麼不見？」凌駕山道：「你且住了哭，你且對我說家中備細，我再向你說我的原委。」魏義收了哭，只見褚家小廝托出夜酒來，褚愚道：「小子進去再收拾一桌晚飯來，與魏叔吃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不消了。我正要問話，況且在客邊，便等他坐了這一次罷。」褚愚必定叫去收拾，凌駕山著實阻住。

當下凌駕山上坐，褚愚下陪，魏義就在旁邊拈個小凳兒坐地。駕山一面吃酒，魏義便將家中始末說道：「自從相公別後，便有道里差人來，提將小人，著實嚴訊；那兩個強盜，一口咬定是我叫他去的，道爺不審真偽，逼勒供招，小人一時熬不得，只得自己認了。因把家中什物盡行起去，算做盜賊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你一認便決撒了，可曾波及我身上？」魏義欲說又住了口。凌駕山道：「你莫疑忌，這褚老爹你還不知他的原委，你竟直說。」魏義便將道官傳檄蘇杭緝拿的緣由，細說過，把家人走散的話也說了。凌駕山道：「你在監中，卻如何便得脫身？」魏義便把越牢之事瞞過，只說是用了銀子買脫的：「正遇石相公回來，便同他進京尋訪相公。至濟寧遇亂軍衝散，料石相公必進京去了，故小人也連夜走的。到這所在，聞得也有兵馬圍城，因此上落鄉行走。不認得路徑，便走到這村裡來。肚裡餓極了，卻好遇著褚老爹，承褚老爹與了飯吃，又好心收留過夜。萬幸遇見相公，真是天緣湊巧。倘若錯過時，到京裡卻向何方尋抓？若再不遇見石相公，一發難了，連到飯也沒處討吃哩。只不知相公緣何在此？湘煙為何不見一同來？相公身體平安的麼？」

凌駕山道：「原來你同石相公上來的，他倘若還在濟寧地方尋你，如何是好？」魏義道：「兩人一同走路，小人步行在前，石相公騎馬在後，亂軍過盡時，便不見了石相公。急在逃難百姓中喊叫，又到高崗上探望，那裡見個影兒？心上原打算在那裡尋的，又恐石相公進京去了；即如未必進京，也在那裡尋我，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，原是尋不著的；況且值此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在那裡東撞西撞，大有不便，不如進京尋相公罷，因此上竟走了。」凌駕山道：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幸虧盤費都在石相公身邊，庶可免途中饑餓。我同湘煙那日起身，因恐有追尋的來，便改了名姓，湘煙復了本姓，叫了柳俊，幸喜一路身體平安。到這裡因鞍馬勞頓，要尋一個清閒處暫住幾日，柳俊便向我說，這兗州府有一座報恩寺清幽，原與來往官員士商做寓處的，因而寓下。前日往瑞光寺遊玩，散心兩日，也正要起身進京。不料那日因天晚了，宿在瑞光寺裡。明日午後入城，聞有土賊竊發，有許多沿城的村莊百姓一總逃竄，便放馬跑到這裡。」魏義道：「彼時柳俊同行的麼？」凌駕山道：「我叫他寺中看了行李，我同寺中和尚往瑞光去的。如今柳俊在城中，不知怎麼樣的憶念著我。我到這裡村上指望借宿，卻好遇見褚老爹，得以安心住下。今日你又遇見，全虧褚老爹好心。若不然時，不知飄泊在那裡去了。」魏義正欲開言，只見褚愚道：「魏叔，你不知我的根底。」便將前情始末如何如何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魏義方才曉得，深感他周全主人之德。褚愚也贊歎魏義赤心為主。

凌駕山又說：「一路多虧柳俊扶持，如今圍在城中，叫我時刻掛念。今遇見了你，得知了家中消息，雖是萬千之喜，卻又憶念著石珮珩，又添一番煩惱。」褚愚道：「相公，這那裡掛念許多。萬幸魏叔遇見，就是天大喜事了；其餘且放開懷抱，不必提起。」凌駕山道：「我與石相公義深骨肉，柳俊陌路從我，竭忠效力，而今同遭此顛沛，叫我怎不掛念？只不知石相公去吳家消息如何。」魏義道：「石相公在路我曾問來，吳家太爺與姑爺、姑娘都亡過了。那方流賊也不至十分大害，吳家家事也還好。當家的是小相公，世事也盡能擋勸。有一封回書，還在石相公身邊。」凌駕山欣然道：「不幸姑爹、姑母都去世了，真是六親同運。」當下又添一番傷感。魏義又把石珮珩仙霞嶺地方誅盜成親之事，也述了一遍。凌駕山也替珮珩著實歡喜，道：「不意石大哥有此美事！然在他人，定做不出；這都是他膽識上博來的，真可敬可賀。」時講了一個更次，酒也多了，褚愚在旁，聽到人情處，也一番喜一番悲，說到丁孟明，也著實痛恨。吃完晚飯，褚愚又在廂房裡另支架個床鋪，等凌駕山睡了，方才別去。

魏義乃將越牢始末說畢，道：「方才在褚愚面前不便直講。」駕山吃驚道：「越牢已是險著，今天又殺了他一個節級，這事體一發弄大了，如何是好！你今逃來，妻子卻安頓何處？」魏義道：「有一件事，我竟忘了。小人在監中，妻子常來送飯時，曾說有張玉飛相公來問相公下落，肯替相公出呈辨冤。妻子嘗見這張相公同了一班秀才在道里衙門口群聚，不知可為著這件事，妻子也不便去問他。」凌駕山舉手加額道：「多承玉飛好心，我意中想來，也只有得張玉飛可以患難相與。你一路來，曾將張玉飛事說與石相公麼？」魏義道：「一路懷著鬼胎，唯恐有意外不測，竟不曾提起。如今事體大不大，也顧不得了。只要巴得相公到京裡，中了時，憑你什麼大事，便索罷休。況且道官待緝獲相公時，方申報部憲，今遇了這事，地方官都是有干係的，或者反去掩滅了，也不可。相公請放心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愁他無益。」

魏義道：「小人有一個弟兄，姓華，與石相公一般有義氣的，初先為事時，小人妻子被道官著令趕出，無處存身，便是這華兄弟賃屋居住。一凡動用日給，都是他付與盤纏，小人牢中使費飯食，也都是他的同牆門弟兄。何曾有一人來牢中看覷？還唯恐波及了他，一總躲得絕影。小人同石相公上來時，悄悄把妻子寄托他家，卻也放心無慮。」駕山道：「越牢殺人，若不是石相公，也再沒有第二個人做得來。這般仗義膽氣，叫我庸人如何補報！可見他在家報仇泄忿，實實如此，並無一毫著謊。這仙霞嶺不平誅盜，竟是他分內事了。全是豪傑意氣；誰人學得他來！即如褚愚這人，肯以德報德，也是難得。何意我與你俱在他家完聚。若不是昔日老爺救他，今日我與你這般顛沛流離，不知飄泊何所。可見行善獲福，果無差謬。」正是：

昔年但曉拔沉冤，卻有陰功到子孫。

請看難中無救者，只緣平素不施恩。

凌駕山與魏義相別於患難之時，相遇在亂離之際，殊出意外，也算一小小完聚。但駕山意中尚有石珮珩、李小姐及柳俊三人，尤為關切，刻刻不忘。不獨駕山不能忘，即看官因石、柳二人，從前許多懇款激烈，雋爽不凡，定知將來各有一段豪傑性情，驚天事業，照耀千古。至李小姐，絕代佳人，自與才子凌生為耦，但南北異地，萍梗相遭，不知天公如何作合，或得即遂于飛，抑或別生波折？即侍兒蘭英，若無小姐在上，便當獨擅美名，似此佳麗，終歸誰氏？身為侍女，如何便得揚其蛾眉？若丁孟明，陷害駕山，刻酷已極，不知有無報應？以上各人或英雄發跡，極盡恢奇；或閨秀遭連，終邀天佑；或奸徒喪敗，大快人心。作者實有一種雋思曲筆，逗成異彩，詳具《二集》續出呈教。

煙波釣徒評閱至此，係以詩曰：

兒女情懷義俠腸，寫生入妙兩芬芳。

且從離合看悲喜，別有雄奇感慨慷。

筆陣閒來聊頓挫，文波再起自汪洋。